

中国历代商人白话小说

第二册



掘宝

明清小说里的营商之道

天然痴叟 东鲁古狂生 等
许 桓 辑撰
原著

中国书店

掘宝

明清小说里的营商之道

天然痴叟 东鲁古狂生 等 原著
许 桓 辑撰

中国书店

目 录

大方建奇功	1
掘宝见真人	16
老天酬良善	48
赚钱莫发愁	65
讨债还债记	70
富相与贫相	73
海外生意经	97
济人得富贵	124
守信商人传	139
为利用毒谋	150
贪执失商机	152
善恶终有报	155
积财盘算翁	184
延寿享福法	190

大方建奇功

自那日风雨忽来，凝阴不散，落落停停，约有十来日才见青天爽朗。那个种豆的人家走到棚下一看，却见豆藤骤长，枝叶蓬松。细细将苗头一一理直，都顺着绳子，听它向上而去，叶下有许多蚊虫，也一一搜剔干净。那些邻舍人家都在门外张张望望，嚷道：“天色才晴就有人在豆棚下等说古话哩，我们就去。”

不多时就许多坐下，却不见那说故事的老者。众人道：“此老胸中却也有限，想是没得说了，趁着天阴下雨，今日未必来也。”内中一人道：“我昨日在一舍亲处听得一个故事，倒也好听，只怕今日说了，你们明日又要我说。我没得说了，你们就要把今日说那老者的说着我也。”众人道：“也不必拘，只要肚里有的便说。如当日东坡学士，无事在家，逢人便要问些新闻、说些鬼话，明知是人说的谎话，他也当着谎话听。不过养得自家心境灵变，其实不在人的说话也。”

那人遂接口道：“我正说的就是苏东坡。他生在宋朝仁宗时，

做了龙图阁学士。自小聪明过人，凡观古今书史，一目了然。看见时事纷更、权奸当道——如王安石‘青苗’等事，也不尝要把话讥刺他或作诗打动他。聪明尖酸处固自占了先头，那身家性命却干系在九分九厘之上。倒不如嘿嘿痴痴、随行逐队，依着仕路上画个葫芦，倒得个一路功名，前程远大，顺溜到底。可见苏东坡只为这口不谨慎，受了许多波折。

“一日在家，困顿无聊之极，却向壁上题下一首诗来，说道：‘人家生子要聪明，我被聪明误一生。但愿吾儿愚且鲁，无灾无难到公卿。’就是这四句诗也是讥嘲当道公卿的话，却是老苏的旧病，不在话下。后来又有个老先生，于仕途上不肯通融，屡遭罢斥，看见那聪明伶俐的做了大官，占了便宜，也向壁上学那东坡题下四句道：‘只因资禀欠聪明，却被衣冠误此生。但愿我儿伶且俐，钻天蓦地到公卿。’此一首诗似与坡公翻案，然而讥消当道亦与坡老相同，只好当个戏言。难道人家生的儿子聪明伶俐就是好的不成？也有生来不聪不俊不伶不俐，起初看来是个泥团肉块，后来交了时运，一朝发作起来，做了掀天揭地事业，拜将封侯的。

“譬如三国时有个孔文举，年方十岁，随着父亲到洛阳任所。那时有个司隶校尉李元礼，极有名头，大官府要去见他，无论本官尊重，那门吏也十分装腔作势，一时难得通报。彼时文举乃十岁小儿，大模大样持了通家称呼的名帖，来到李府门上，说道：‘我是李府通家。’门吏看见小小聪俊孩儿，即与通报。后来李公接见，问道：‘足下与我哪里通家？’那孔文举不慌不忙，从容对

道：‘昔先人仲尼与尊公伯阳有师友相资之谊，在下与老先生就是奕世通家也。’许多宾客在座听了，各各称奇。彼时座中有个陈建，最后方来，李元礼将此言说与陈建，陈建便道：‘小时虽则聪明，无不了了，大来未必果佳。’文举应声说道：‘看来老丈小时定是聪明，无不了了的了。’满座之人俱各笑将起来，称道：‘如此聪明，异日不知至何地位！’哪知这张利嘴人人忌刻，后因父亲朋党之祸，毕竟剪草除根了。

“可见小时聪明太露，乃是第一不妙的事。如今再说一个小时懵懵懂懂，后来做出极大的功业，封了极大的爵位，才是奇哩！

“此人出在隋末唐初，正当四海鼎沸之际，姓汪名华。初时无名，只有小字兴哥。祖居新安郡——如今叫做徽州府——绩溪县乐义乡。彼处富家甚多，先朝有几个财主，助饷十万，朝廷封他为朝奉郎，故此相敬，俱称朝奉。

“却说汪华未生时节，父亲汪彦是个世代老实百姓，十五六岁跟了伙计学习江湖贩卖生意。徽州风俗，原是朴实，往往来来只是布衣草履，徒步肩挑，真个是一文不舍、一文不用。做到十余年，刻苦艰辛，也就积攒了数千两本钱。到了五旬前后，把家资打总盘算，不觉有了二十余万，大小伙计就有百十余人。

“算账完了，始初喜喜欢欢，举杯把盏，饮至半酣，忽然泪下。众伙计问其原故，那汪彦道：‘我也不为着别的，只因向日无子，从南海普陀洛迦山求得一子，叫名兴哥。看来面方耳大，也成个人形，其如呆呆痴痴，到了十五岁，格格喇喇，指天画地，

一句说话也不明白，却似哑子一般。遇着饮食，不论多少，好像肚内有热炉热灶，无有不纳，岂不是个焦员外的令郎、胡永儿的丈夫？虽挣了泼天家私，也是一盘瞎账。’说毕便凄凄惨惨、呜呜咽咽哭将起来。

“伙计中有那当心的，上前劝慰宽心；有劝到扬州、苏州再娶一妾另生几个好的；有拿酒复来相劝猜拳行令的，都也不在话下。临了来个老成的伙计，走近前来，说道：‘老朝奉，不消着忙，明年小主十六岁了。徽州俗例，人到十六岁就要出门学做生意。我看小主虽则不大言语，心中也还有灵机，面貌上也有些福气，不若拨出多少本钱，待我帮他出门学学乖，待他历练几年就不难了。’一面就与兴哥说知，兴哥也就把头点了几点。众伙计尽道：‘小朝奉心里是明白的，不难！不难！’俱各散讫。

“到了次年正月初一日，众伙计会同拜年，吃酒中间，老成的伙计也就说起小朝奉生意的事。汪彦道：‘他年小性痴，且把三千两到下路开个小典，教他坐在那里看看罢了。’约定二月起身。言之未已，那兴哥斯斯文文立起身来，却明明白白说道：‘偌大家私，唯我一个承载，怎么只把三千两与我，就要叫我出门？却是不够！’众尽骇异。连那老朝奉听了也不觉快活起来，接口连声说道：‘果然奇了，他说的话公然不差！想是福至心灵了。’满堂人俱各称羨，只待二月初头整备行李，拜别父母起身。

“汪彦占卜得往平江下路去好。那平江是个货物码头，市井热闹，人烟凑集，开典铺的甚多，那三千两哪里得够？兴哥开口

说：‘须得万金方行，不然我依旧闭着口，坐在家里。’那老朝奉也道：‘他说得有理。’就凑足了一万两。未免照例备了些腌菜干、猪油罐、炒豆瓶子，欢欢喜喜出了门。

“那老伙计已预先托人把铺面房屋、招牌架子、家伙什物俱已停当，拣了黄道吉日开张，挂得一面招牌。就有一个人拿着十个盒子进来，说道：‘贺喜！贺喜！愿小朝奉开典铺，就趁了十对盒利钱，权且当银十两，做个彩头。’小朝奉听见说得快活，便道：‘我也不要你的盒子，送你二十两，酬你这个好意。’那伙计道：‘小朝奉不可听他！这是从来市井光棍打抽丰、讨采头，都是套子，不可与他！’小朝奉道：‘第一次也让我一个顺利。’伙计就闭口了。不多时，又见一伙衣冠济楚，捧着表礼走将进来，看名帖上整齐数来四十位，道是上下排邻，闻得朝奉开当，各人备了一两分资外，又添出五分，备了花红糕酒，都来贺喜。

“那伙计们少不得请出兴哥来做主人，众邻舍俱各唱喏称贺，分宾坐了，奉茶而别。兴哥回转身，欣欣喜色，对众伙计道：‘怪不得老朝奉卜得此地开典好，就是这邻舍高情却难得的。’一面就把那封的分资扯开两个。众伙计上前把手按住道：‘这是套礼，收不得的。过日备戏设席请他后就返璧了。’兴哥道：‘方才二十两出门，今就有四十两进门，就是对合利钱佳兆，如何方才当盒子的不要赏他！’说毕，仍旧把众分一卷，拿了进去。急得众伙计没些布摆，只是叫苦。少刻，唤一个小郎进去，兴哥打开银库，拣出十两一锭的银子，齐齐整整封作四十封，一面换了衣服，备

了名帖，走出铺中，说：‘我如今要答拜了。’众道：‘四十封银为何？’兴哥道：‘陌生所在，难得他们盛意，备礼答他。’

“众伙计道：‘只消费二十两一席戏足够了，如何要这许多？’兴哥道：‘你们只晓得小家子局面，既在他地方开铺赚钱，就要结识地邻，日后有些事情也得便宜。自古道，他敬我一尺，我敬他一丈。这十两头也只照历来规例，亦未见得从厚。’言毕，径出门去，各家一一送了。那些邻舍，个个喜欢，人人快活，称道：‘小朝奉是个大方。’那些伙计齐齐叹气跌脚，只好付之无可奈何。”

“兴哥拜完客，回到铺中坐着，忽见一人牵着匹马进门道：‘在下是个马贩子，贩了五十匹马来，马价都是百金一匹的。遇着行情迟钝，众马嗷嗷，只得将一匹来宝铺，当五十两买料。卖出依旧加利奉赎。’兴哥心中爱着骏马，一眼看了就笑起来。那伙计道：‘开口货从来不当，出去！出去！’兴哥道：‘省会地面，马也是要用的，若不当与他，那四十九匹都饿死了，岂不可怜！’说毕就进里边去。那伙计越发回他，那马贩踟蹰半晌，只要候小朝奉出来讨个下落。哪知不多时，兴哥捧出元宝两锭，就招马贩进中门递与他。马贩说：‘当一锭够了。’兴哥说：‘你辛苦来此，须要趁钱方好。如何百金的价只当五十两？却不折了本么。快去！快去！’那马贩倒地四拜，称谢恩主而去。众伙计尚自不知，兴哥又到铺内坐定。又见一个穷人手拿铁锅一只，伙计上账当去三钱。才出门去，兴哥把头一侧，想道：‘这个穷人家里不过一只锅子，将来当了，老婆在家如何煮饭？三钱银值得怎么？’便走

出铺来，提了锅子出门就上了马，一溜烟追去。毕竟寻着那个穷人还了他去。

“铺中众人沸沸地说起方才当马之事，又吃了一惊，只等兴哥回，大白日里就把当门关上，接着兴哥到厅上。众伙计一齐依次坐下，老伙计道：‘小主人，你从幼未经出门，你的身命干系都在我们身上，就是一万两本钱也是在老朝奉面前包定加三利息来的。才得一二日，如此颠颠倒倒，本钱倒失去了一大块，将来怎么算账？’兴哥道：‘不难，不难。若说加三利息，你们众人就提了三千两去，余下本钱听我发挥罢了。你们众伙计旧规俱已晓得，不过以旧抵新，移远作近，在日用使费上扣克些须，当官帮贴中开些虚账，出入等头银水外过克一分，挂失票、留月分、出当包、讨些酒钱就是，你们伎俩，这都不在我心上。你们要去就去，难道我迷失了路头不成？’众人被他数落，顿口无言。那老者谅来不可挽回，同众人备细写了禀帖，第二日就回徽州报信去了。兴哥看见老者去了，心中不觉又松了一松。

“不久传闻出去，那些邻舍也都装了套子，或有说官司连累、急急去救父母的，或有说钱粮拖欠、即刻去比卯救家属的，或有说父母疾病临危、要去调治结果的，或有说修盖庙宇、砌造桥梁，一时工钱要紧的。兴哥一一都不要当头，悉如来愿，应手给散去了。不一月间，那一万两金钱俱化作庄周蝴蝶。正要寻同乡亲戚写个会票接来应手，那老朝奉风快地到来，进门前后一看，叫屈连声，揪着兴哥就打。兴哥只是嘻嘻笑道：‘人若不把钱财散去，

老朝奉在家只消半间草屋，几件布衣，数担粗米，一罐猪油，就够一生受用，何必艰难险阻，一一搬到土窖中藏着，有何享用？’

“老朝奉听了又气又恼，晚年只得此子，也无可奈何。次日即收拾行李，退还房屋，一伙回家去了。就把兴哥关闭一室，不许在外应酬。不觉过了四五个月，不知哪里寻得五千青蚨，把家中做生意的伙计都送一百文，按月要收二百文。众人在他门下也就胡乱送些与他，不半年也就积起三万上下。老朝奉知道，说：‘此子如今晓得生放利钱，比当初大不相同。’兴哥只做不知，终日在私下盘放钱债。老朝奉一日道：‘你既知积财当积的，何不再拿一万出门去？’兴哥道：‘前番一万胡乱散去，如今却要多些，刻苦翻转那一万本来才好。’老朝奉道：‘说得有理。’问道：‘依旧开当罢？’兴哥道：‘典铺如今开的多了，不去做它。须得五万之数，或进京贩卖金珠，或江西烧造瓷器，或买福建海板，或置淮扬盐引，相机而行，随我活变，再不像前番占卜到平江府做的故事也！’老朝奉听了，爽快就兑下五万两，选下八个家人，仔细包包裹裹，共有三十担行李。兴哥依旧骑着那马，潇潇洒洒起身。

“同管家在路上商量得明州晒白鲞生意绝好，径往明州进发。访得浮桥外下塘街有几家大财主经纪，可以安身，就在他家住下，安顿行李。哪知这晒鲞生意三月中方得通行，兴哥却早到半月。下处甚是寂寞，带了几个家人且到洛迦山游玩数日。一者进香，再者观海，亦是畅事。那山上清静，道场并无俗客。次日单身步月而行，不觉信步一直到那钓鳌矶上，对着汪洋大海盘膝而坐。

月色正中，海气逼得衣袂生凉。正待回步，忽见矶边树林影里走出一人来，兴哥也道：‘奇怪，奇怪！’依旧坐下。

“那人将到面前，兴哥看见，唬了一跳。看那人时，生得好生怪异，只见：两只突眼，一部落腮。两鬓蓬松，宛似钟馗下界；双眉倒竖，犹如罗汉西来。雄纠纠难束缠的气岸，分明戏海神龙；意悠悠没投奔的精神，逼肖失林饿虎。

“兴哥上前将欲迎他，他却高足阔步，全不相照，竟靠在一块凌空奇峭石崖嘴上，大叫一声道：‘老天，难道我老刘就罢了不成？安得五万金，成我一天大事也！’兴哥听见说得奇异，上前问道：‘君家于此地要这五万两何用？’那汉把眼一横道：‘乳臭小子，哪知我事！’兴哥道：‘我非乳臭，足下亦不免为田舍翁。看得五万金恁难得也。’那汉一闻此言，便回身下拜道：‘我诚小人，不识君家何以应我。倘能周旋，明年此月此日，仍约于此地。还君十万，不食言也。’兴哥道：‘去此不远，我当为君谋之。’即相拉下船，随从约有十五六人，一径回到下处。请出主人，唤小郎们搬出行李，将五万两一一交付那汉收去。那汉道：‘足下此马无甚用处，一并付我驰去，异日仍以此马还君。’兴哥连忙解辔送他。两人拱手而别，并无他言。

“主人与小郎在侧看了，心目俱呆，不知什么来历。主人只道是洋里捕鱼客人或是沿海卫所经纪，也都只在那晒鲞的生意上作想。问道：‘此君何姓何名？住居何处？’兴哥道：‘我也不知。’即便叫小郎们收拾回去。小郎道：‘官人此来为何？’兴哥道：

‘此番生意对本利钱，甚是省力爽快。’小郎也只得随口含糊谢别主人，依着旧路回去。算来不及两月，已到家里。老朝奉问道：‘什么生意回身得快？’且见行李轻松，吃了一惊。兴哥道：‘对年对月对本利钱，也是顺利的了。’老朝奉仔细问其下落，并无一字回答。问及小郎，那小郎拿指头指着道：‘只去问他，我们一毫不知。’那老朝奉急得心躁，兴哥且自意气扬扬，指着前边该造大厅，指着后边该造大园，不痴不颠，说来的都是迂阔之论。老朝奉揪发乱打，兴哥嘻嘻道：‘不要难为了十万贯的财主，且自耐烦，到了明年此时，若无本利到家，再吵再闹也未迟哩。’老朝奉只索忍气吞声，且自排遣过去。

“不觉倏忽已到次年二月初边，老朝奉便要催他起身，兴哥道：‘不消早去，只要此月、此日、此夜到那此地便了。’果然俟到边际，兴哥束装前往。先一日已到彼处，暂借僧房歇下。到那晚上，依旧单身坐在钓鳌矶上。黄昏已过，二更悄然，将及三更，那树影里果见一人大踏步走上矶来，叫道：‘恩兄何在？’兴哥向前相见，把臂道：‘真信人也！去年所事如何？’那汉道：‘多承恩兄慷慨施助，将这五万银子即在沿海地方分头采得粮食，接济六郡义师，方无脱巾之变。幸叨天庇，自去年四月起兵，所到之处，犹如破竹。今总计之，闽粤以及浙西已得三十郡县，那海中倭夷岛寇归并百十余处，今海中所称海东天子刘琮即弟也。去年潜身上普陀窥探，亦因营中缺乏粮食，欲向洛迦僧房借些布施，不料大大丛林也就荒凉这个模样。敢问恩兄高姓大名？’兴哥

道：‘山野鄙人，毫无施展，留此姓名为何？’刘琮道：‘一言相许，五万衔恩，尸以祝之，犹难为报。何姓名之见吝也？’兴哥遂将姓名、住居一一道破。不料从旁扈从的人早已闻报，一面将十万金钱差人送至徽州汪宅去矣。兴哥一些不知，这是后话未题。且说刘琮邀了兴哥，搬了行李，到得河口，舡舟相待。不一时间，到了大港，却有数十彩鹢鳞次而集，旗帜央央，就有许多披甲荷戈的，整齐环列。

“刘琮扶了兴哥过船，便令发擂鸣金，挂帆理帆，出洋而去。未及五更，大洋中数万艨艟巨舰，桅灯炮火震地惊天。到了大船，即唤出许多宫妆姬嫔，匍伏舱板之上，齐称恩主，不减山呼。

“兴哥也不自觉，如在云梦之际。一面开筵设席，极尽水陆珍馐；一面列伍排营，曲尽威严阵势。异方音乐，队队争先；海外奇珍，时时奏献。兴哥整整住了十余日，即欲辞归。那刘琮苦苦相留，情难叛袂，心知兴哥不能再住，一边备了船只，逐程相送；一边捧出盖世奇宝，举以相赠。兴哥眼也不看，一概固辞。刘琮道：‘此非酬报恩兄之物，聊伸万一之敬。今既不受，弟有锦囊三个，异日要紧之际开看便得。此时未可预泄其机也。’兴哥再拜，受之而别，一路归家。也不知刘琮将钱十万早已送到家下，不提老朝奉喜得不了。

“且说兴哥依旧潇潇散散而回。老朝奉闻得兴哥回来，举家迎接。一门势利都来道喜。兴哥心已知之，绝不露一毫于颜色。那些积年伙计俱来备席接风，兴哥也一家不领，每人却送青蚨五万

文，以偿日来相与之意。却在后园造起百尺高台，做那观星望气的勾当。耳边厢听得道路传闻，说海东天子占了某州某县，渐渐逼近徽州，人头上荒荒乱乱，俱作逃窜之计。兴哥道：‘此时事势已急。’开一锦囊看时，如此如此。

“彼时隋朝既灭，唐主登基。兴哥即便具了一道章疏投在节度使李冕衙门，求其代为申奏。自认团练义兵三千，不费朝廷一文一粒，保障一方，直待平定之后方受朝廷封赏。李节度正在求贤若渴之际，得此一疏，即便转奏，奉了唐皇新旨，暂授南路总管之职，听其便宜行事。兴哥整师振旅，即便起行，驻师温、睦之间。那些倭夷岛寇不奉正朔，听得义师初集，即便整兵秣马，一拥前来，把那兴哥全营密密层层围得铁桶相似。

“正在危急，再拆一个锦囊看时，他便营中立起十丈高竿一面黄旗，上书‘海东十三路水陆全师都总管汪’。外边这些岛夷看见旗号，许多头领即便把旗从左一招，兵分四路，左右前后屯扎住了。不多时西南角上一队兵马约有百十余人，牵着白马一匹，飞星相似，直奔前来。一人口称‘奉海东天子命令，特送白马奉还恩主汪老爷的’。营中接应报去，即令先锋出来接了来书，验看明白，果是当初之马。此马浑身雪白，背上前后却有黑斑二十四点，唤名葡萄雪，乃是一匹龙马。始初当在铺中，兴哥原是爱上它的，却叫不出它的名色。自从刘琮借去，一到海滨如鱼得水，刘琮骑了他，到处成功。海东一带地方都认得一条白龙现世，不但人人畏惧，就是万马见了亦个个攒蹄委鬣，无不慑服它的。

“兴哥骑了此马，那沿海地方都认做刘老爷领兵到来，处处摆围迎接，供应殷勤，不烦一矢，供已贴然归顺。始初只得义兵三千，不及一载已就招徕有五万之众。俱是刘琮有令在先，要让漳南十镇报他做个绝世奇功。不料第三年间，天时亢旱，师次建南，米价腾涌，至六两一担。人民汹汹，军士嗷嗷，朝暮将有不测之变。兴哥心急，又将一个锦囊拆看，却也正为此着。

“即传令沿海烽火台俱将白带号旗挂起。海上哨探小卒不日报知刘琮，即便传令速备粮米五百万石，沿海前来接济。军民欢声振地，一路太平。兵马已抵漳南大镇，建牙开府，大布雄威。节度藩镇，屡屡奏有奇功，不时颇有钦赏，官爵加封至吴国公，衮衣玉带，赐尚方剑，便宜行事，不啻天子行为。

“正在热闹之际，一日刘琮率队，直进南海小洋，要与吴国公相会。吴国公开营列队，倍加整肃威严，一如前日刘琮相见故事。酒至三巡，刘琮即问：‘恩兄自前岁出山，闻得尚未娶有尊嫂。若不相弃，舍妹年已及笄，情愿送来，以备箕帚。’吴国公见说，逊谢不敢。刘琮决意再三，吴国公道：‘婚姻大事，在家入告父母，身在海外当奏明朝廷，方敢应允。但弟又有一说，既与吾兄结为姻亲，方今圣天子正位之初，四海闻风向化。吾兄与其寄身海外，孰若归奉王朔？在内不失纯臣之节，在外不损薄海之威。朝廷不疑，海邦安枕，此亦立身扬名之大节也。’刘琮连声允诺。即日齐集两边营内头目，设备太牢大礼，歃血盟心，一面赍修降表，一面保奏投诚。

